

滕州再现70年前《战时日记》

详细记录滕县官桥战役史料，提供日军侵华有力罪证

■ 记者 杨军 立/图

日前，记者到滕州墨子故里博物馆采访时，该馆馆长、红色收藏家李存建提供了他几经辗转收藏的一本珍贵的《战时日记》。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官兵在滕县界河、官桥一带围歼日伪顽，迫使日军缴械投降的史实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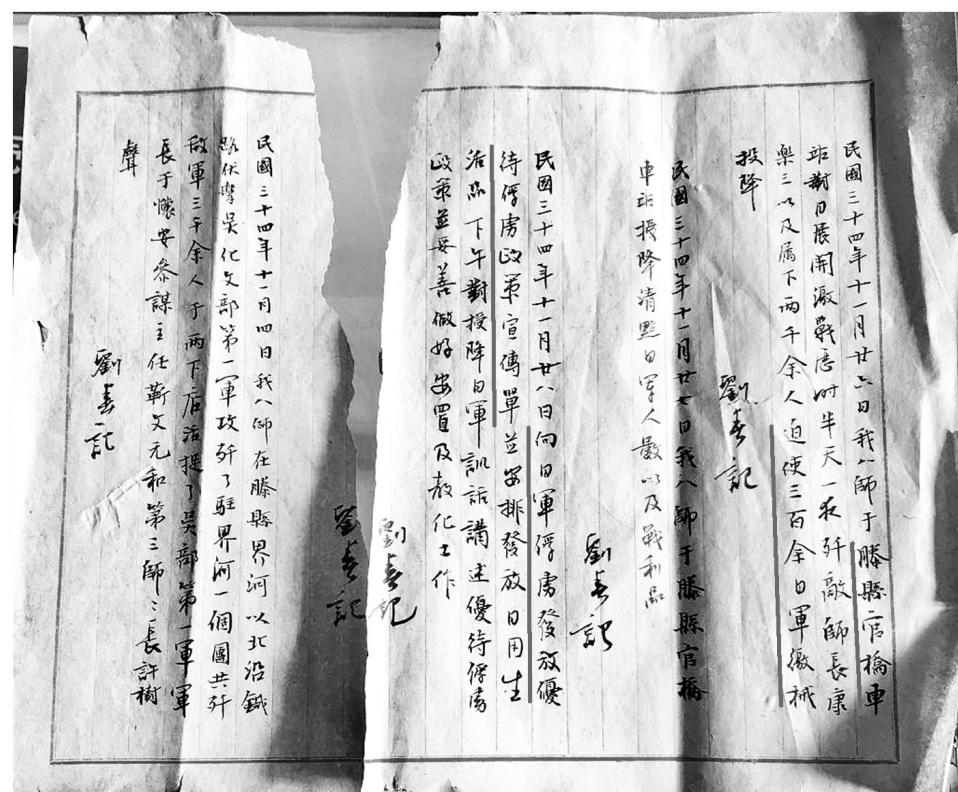
44。 这本《战时日记》的执笔人是抗战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春，保存至今已有70多年。日记32开本，红线竖格，小楷毛笔书写，字体工整，共100多页，部分残损，页面边缘已粉化，但关于滕县界河、官桥战斗时间地点的记载保存完好、清晰可见。记者摘要如下：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我八师在滕县界河以北沿铁路伏击吴化文部第一军攻歼了驻界河一个团，歼敌军三千余人，于两下店活捉了吴部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和第三师师长许树生。”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八师于滕县、官桥车站对日展开激战，历时半天，一歼敌师长康乐三以及属下两千余人，迫使三百余日军缴械投降。”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八师于滕县官桥车站投降清点日军人数以及战利品。”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日军俘虏发放优待俘虏政策宣传单，并安排发放日用品，下午对投降日军训话讲述优待俘虏政策，并妥善作为安置及赦化工作。”



《战时日记》部分残损，其中关于滕县界河、官桥战斗时间地点的记载保存完好，清晰可见。

据军史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在其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驻扎在官桥的3000余名日军拒不执行投降宣言条款，他们与国民党新编二师及申宪武的残余部队计2000多人拧在一起，挖壕筑堡，划片防守，企图负隅顽抗到底。为扫除敌伪，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我鲁南八师奉津浦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在围歼国民党军的同时，迫使日军缴械投降。

同年11月，八师二十二团在夜间冒雨对困守在官桥的日本伪顽军队发起攻击。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爆破声，围墙外重重叠叠的地堡一个个开了花，又宽又厚的围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冲进后，与敌人展开了巷战。

国民党军和伪军一批批被歼，突击队一直打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忽然，驻扎在国民党侧面的日军向我军开火，机枪、小炮的密集火力和国民党军的火力形成交叉火网，部队进攻受挫。王麓水师长听说日军向我军开了火，非常气愤，斩钉截铁地对二十三团陈士法团长说：“鬼子向我开火，是违背投降宣言的，这是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证，要重重地还击！”政治部主任刘春也说：“给他们下份通牒，命令他们离开国民党驻扎区，否则就消灭他们！”

通牒拟好后，二十三团派
敌军股长李振华带两名侦察员

送去。他们用日语喊话：“你们不要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停止射击，撤出国民党军驻区。”日军不但不听喊话，还开枪打伤了李振华。二十三团忍无可忍，立即还击。

少许，二十三团又派敌军科长接着喊话：“赶快派出代表，津浦前线指挥官有通牒给你们。”过了一会儿，日军代表村团小队长出来了。我方向他质问：“你们违背了投降宣言，知道应该负什么责任？”日军代表哑口无言，低着头说：“请求宽大，完全是出于国军的要求。”我方严厉地说：“要想获得宽大不难，速率你部离开该镇，撤到车站北侧，等待受降。”日军代表连连点头称是。

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日军按照我军通牒命令立即撤到了车站北侧，在那里举行了受降仪式，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春向投降的日军训话。至此，在滕县境内最后一批日军30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战时日记》，准确详实地记录了1945年滕县境内最后一批日军投降的日期和地点，与历史记载相吻合，证据确凿，有力地印证和提供了日军侵华罪证。

在滕州墨子故里博物馆，记者采访了该馆馆长李存建并询问这本《战时日记》的来历。李存建介绍：“我出生于红色革命家庭，父亲是位抗日游击队战士，从小就有继承发扬老一

辈革命家传统遗志的情结，注重红色收藏。在我自办的博物馆里有几十年来含辛茹苦收藏的大量红色文物，十分珍贵。2016年，我在济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料展时，有幸认识了一位红色收藏家，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八路，曾经是老八师的战士，参加过滕县官桥战役，炸毁过敌人碉堡，亲自缴获日军枪支弹药，立下功劳。老人在2006年去世，留下了不少历史资料。据其父亲生前所述，当年保留这些历史资料要冒很大的风险，是用生命换来的。这位红色收藏家在查点父亲的遗物时，发现有不少资料是鲁南滕县抗战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本由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春写下的《战时日记》，日记中记载了官桥、界河战斗的时间、地点、人数、数量等，还提到了我军在抱犊崮、桑村、西集、城前、尚河、大坞的宿营、集结的情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军对敌斗争的环境十分异常、紧张而复杂，经常的行军转移全靠两条腿，连续不断的战斗中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对牺牲负伤战友的悲伤。生活很艰苦，居无定所，时常不能饱腹，粗布衣有时不能适时得到。队伍的战友们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患难与共，共同执行各项战斗任务，亲如兄弟，每一个人无不视部队为家，无论是激烈的战斗场面，还是日常生活

活中，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那时常想，如能将每天经历的主要活动记下来，等待胜利后翻出来看看，一定很有意义。但一无可保存的本子或较好的纸张，二无不退色的墨水，用自配制的墨水和蘸水笔写的材料难长久保存。

1944年夏季，战斗中缴获了一些较好的纸张和一瓶工厂出的墨水，有心的官兵装订成小本子，记起日记来。但是为了保密，只记日期、住址及个人主要活动，刘春的日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可惜的是，这些日记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1944年至1947的日记得被烧了一部分。当时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刘春所在的部队出击津浦铁路、围攻济宁未克，后转到鲁西南地区，部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机动作战，要求干部战士一律轻装上阵，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处理掉。身为领导干部的刘春估计把一部分日记烧掉，留下的部分也不多。

李存建在与该收藏家交流时，对方表示，这本珍贵的日记，记载着父辈们在滕县抗击日军的重要事件，是日军侵华时在滕县犯下的滔天罪行的真实写照和有力罪证，把它放在滕州的博物馆，供市民瞻仰，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更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李存建不负重托，特意把这本日记收藏到博物馆里。